

试论《唐话纂要》的词汇选编特色

朱 勇

提 要 文章对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著名学者冈岛冠山编写的《唐话纂要》中的词汇选编特色作了介绍和分析。文章认为,《唐话纂要》中的词汇选编很有特色,如:设置专门的词汇板块进行教学,词汇的学习包括了“词”“词组”和“语”等丰富的内容,以故事(语境)发展为序编排词语等等,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唐话纂要》(下文简称《纂要》)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冈岛冠山所编的唐话(汉语)教本的一种,初版于1716年,再版于1718年,初版时五卷五册,再版时加入《和汉奇谈》,遂成六卷六册。本文所介绍分析的版本,共计五卷,不含《和汉奇谈》,是当代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专家六角恒广以《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为名,由日本“不二出版社”于1998年重新出版的该系列教本的影印版。《纂要》等教本的编写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唐通事们学习汉语的需要,它们是唐通事初期汉语学习的主要材料。从高希朴仲为《纂要》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说,冈岛先生“顷采唐话便于初学者,集为纂要,其书五卷。平生成语无不该载,展卷阅之,则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可谓裨补学者不浅浅矣。”也就是说,《纂要》的编写是为了便于初学汉语的人学习之用。

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很多学者呼吁要重视该问题,提出了语素教学法、字本位教学法、集合式教学法等思路。本文想从历史上的汉语第二语言教材这一视角,探讨一下《纂要》中的词汇教学思想。本文的“词汇”内涵宽泛,既包括一般的名词、动词等“词”,也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等“语”。研究本着两个原则:(1)实事求是。不用今天的理论去刻意附会、拔高,力求真实反映其历史面貌和价值。(2)古为今用。发现其中的闪光点,服务于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

一 《纂要》的结构

《纂要》有五卷:卷一:二字话/三字话。二字话,765个,为两个字组成的词或短语。二字话右侧有片假名注音,下方有日语注释(其余三字话、四字话等的注音和注释方式相同)。三字话,

476个,多为三个字构成的短语。卷二:四字话。大多是四个字构成的词组,少部分是四字成语,714个。卷三:五字话/六字话/常言。五字话六字话,236个,多为五六个字构成的词组或小句。常言则是一些习惯用语,144个。卷四:长短话。全卷采用的是一问一答形式。因为句子长短不一,所以叫长短话。卷五:亲族等语义类/小曲。该卷收亲族等语义类14个:亲族、器用、畜兽、虫介、禽鸟、龙鱼、米谷、菜蔬、果瓜、树竹、花草、船具、数目、匹头(布匹)。收小曲10个:青山、崔莺、张君、桃花、一爱、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大部分是民间俗曲。

二 专门的词汇教学

《纂要》中的词汇教学带有一定的专门性,该书中设有专门的词汇板块,一是“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等词汇、词组板块和“常言”等“语”的板块,二是按“亲族、器用、畜兽、虫介、禽鸟、龙鱼”等语义归类的词汇板块。第一类,比如《纂要》第14页为“二字话”的一部分:

利市 发财 造化 高兴 爽利 如志 如意 欢喜 中意 中用
 安当 安稳 安泰 稳当 安乐 顽耍 耍子 游顽 吃饭 吃烟
 请饭 用茶 吃酒 把盏 请酒 洒酒 烫酒 温酒 泡茶 煎茶

第二类中,按词语数量顺序排列为:器用类432个,亲属类114个,虫介类110个,花草类100个,船具类87个,龙鱼类85个,禽鸟类82个,菜蔬类70个,树竹类67个,畜兽类48个,果瓜类47个,米谷类40个,布匹类37个,数目类(数词、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等)33个。比如果瓜类:

杏子 梅子 桃子 李子 梨子 菱角 来禽 茶儿 烟儿 柑子
 袖子 枣子 橘子 栗子 榧子 榛子 柿子 柿饼 覆盆 杨梅
 石榴 银杏 葡萄 荔枝 核儿 金柑 慈姑 椎子 胡颓 枇杷
 木瓜 枳椇 松子 甘蔗 莲子 水糖 白糖 黑糖 冇糖 龙眼
 苦瓜 胡桃 橄榄 牛皮糖 麦芽糖 佛手柑 葛粉

《纂要》中的词汇学习内容除了现在通常意义上的词汇外(主要是双字词,单字词均包含在词组中,未单列),还包括大量的词组、词组累加成的小句和常言。

(一)词组的学习。《纂要》中“三字话”476个,“四字话”714个,“五字话六字话”236个,合计1426个。其中三字话主要是词组,四字话及五字话六字话则为词组或者小句。第40页为“三字话”的一部分:

好造化 枉费少 破费大 省用些 花费多 破钱钞 没体面 坏体面
 再不可 自赞自 先不先 动不动 看不看 用不勾 用得勾 多少人
 不要去 快快走 慢慢去 这里坐 那里坐 不晓得 不知道 不晓事

其中既有主谓结构(破费大、花费多)、述宾结构(没体面、坏体面),也有状中结构(快快走、慢慢去)、偏正结构(好造化、不晓得),词组结构类型丰富。

(二)“常言”的学习。《纂要》中的“常言”共144个,如124页:

蛤蟆在天井里想天鹅肉吃 水中捞月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三人出外,小的儿苦。

行路防跌,吃饭防噎。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好事不如无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走三家不如坐一家 过则勿惮改

三 词汇的编排特色

(一)词汇难度的渐进性

有学者认为,唐话教本中“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等按字数多少为序的编排方式,体现了词汇教学的循序渐进原则。笔者认为,冈岛先生这样编排词语,主要不是从难易度考虑的,而是按字数多少自然排列的,因为某些“二字话”未必就比“三字话”“四字话”容易。不过,就总体而言,《纂要》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材编写原则。其语言项目是这样编排的,卷一“二字话”“三字话”;卷二“四字话”;卷三“五字话六字话”和“常言”;卷四“长短话”;卷五则是分类(亲族类、器用类等)的词汇和简化的《西厢记》等的“小曲”。从其编排顺序来看,先是“二字话”等的词汇和短语教学,然后是问答式的口语教学,最后是一些简单的文学作品的学习,由易而难、由简而繁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由于冈岛先生当时选词只能是基于个人经验,因此从局部来看,词汇的难度相差较大,不是循序渐进的。比如,《纂要》的“畜兽类”,其编排顺序如下:

麒麟 狮子 象儿 老虎 大虫 犀牛 马儿 牛儿 熊儿 豺狼 豹子 驴马

狐狸 狸儿 猿猴 猴子 海獭 水獭 羊儿 羊羔 猫儿 老鼠 狗子 老犬

大狗 守犬 水牛 绵羊 野猪 鹿儿 猪儿 海狗 猩猩 狒狒 松鼠 胡鼠

海龙 生口 头口 兔子 狢狢 麋儿 貉子 通天犀 黄鼠狼 獾儿 牝牛 牡牛

可以看出,上面的词语排序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麒麟”“狒狒”等不常用词语可以暂不出现,因为该教材是供初学者使用的;其二,即使这些词语全部选入,它们的编排顺序也应该做一些调整。比如,“羊儿”“猪儿”这样的词语应该放在“麒麟”“狐狸”和“海獭”的前面,前者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二)常用先学原则初露端倪

前文曾提及《纂要》中按“亲族、器用”等语义归类的词汇板块,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选编有几个特点:(1)考虑到了学习者日常生活的需要。船具类(唐通事主要生活在长崎,贸易往来自然离不开船)以及器用类、亲属类、菜蔬类、果瓜类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2)考虑到了主要学习对象唐通事的需要。唐通事的主要职责除翻译外,还负责来航唐船的管理、有关买卖的账簿和报告的制作、对外交易决策权的行使、唐人唐馆秩序的维护及唐船风说书的听取报告等。职责要求他们必须学习数目类(数词、货币单位、度量衡单位等)、布匹类(布匹是贸易品

之一)等通商需要的词语;(3)多为具体的实物词,几乎没有什么抽象词语,适于初学者。因此虽然当时无法按词频编排词语,但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冈岛先生编排词语时遵循了常用先学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习者的需求。

(三) 词汇按语义归类编排

《纂要》将词汇分为“亲族、器用、畜兽、虫介、禽鸟、龙鱼”等14类集中学习。比如“果瓜”类(请看本文第二节)。此外,即使那些“二字话”“三字话”也是按照语义相关性编排的。请看第13页的“二字话”:

太平 享福 快乐 快活 爽快
 兴趣 有趣 娱乐 兴旺 兴头
 兴昌 吉兆 吉祥 吉瑞 吉凶

(四) 同字词相邻编排,无意识的语素教学思想

《纂要》第13页的“二字话”中有15个词语(参看前一小节)。其中4组词(12个词语)具有同字现象,分别为:兴趣、有趣;吉兆、吉祥、吉瑞、吉凶;快乐、快活、爽快;兴旺、兴头、兴昌。其中的“快、趣、兴、吉”这些字,也就是今天的“语素”。前两组为同字同语素,而第三组“快乐、快活”的“快”为相同语素,“爽快”的“快”则与之不同,第四组“兴旺、兴昌”的“兴”为相同语素,“兴头”的“兴”则不同。冈岛先生当时不可能有语素教学思想,但却含有无意识的语素教学成分。将同语素以及同字不同语素的词语相邻编排,客观上有助于学习者思考那些共同的字或语素所具有的构词功能,有助于学习者留意词语中的同字不同义的现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遇见新词时的过分类推。这一点与我们今天的语素教学思想不谋而合。

(五) 以故事发展为序编排词语

当时的词语编排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根据词频去选择。《纂要》的词语编排是否有某种规律呢?选编过程中,冈岛先生也许想到哪个词就写哪个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随意性又有冈岛先生其个人词库的排序特点,是其自身词库顺序的自然反映。这样说并非凭空猜想。因为《纂要》中的词语根据同字联想、近义反义联想编排的特点非常明显,甚至还有根据故事发展的顺序排列词语的。下面以书中第15页的“二字话”为例。

赴筵 丰筵 请客 招客 邀客 请坐 请上 上来 上坐 平坐
 宽坐 端坐 请宽 跪坐 闲坐 坐下 笑谈 闲话 晤语 相语
 说话 讲话 清谈 玄谈 告别 告辞 起行 起程 动身 起身

《纂要》按故事发展顺序编排词语的现象虽然不太普遍,但其存在是无疑的。现抽取上述“二字话”中的一些词语并按顺序排列如下:“赴筵—招客—请坐—上坐—坐下—笑谈—告别—起身”,

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场景,客人“赴筵”,主人“招客”,客人“请坐”,而且是“上坐”,“坐下”后一起“笑谈”,最后“告别”,客人“起身”回家。这些词语,学习者完全可以通过图式再现的方法进行记忆,甚至还可以将这些词语连词成段,进行语段会话练习。不过,类似这样比较连续的场景在《纂要》中不多,但场景上具有连续性特征的五三个词语一起出现还是很多的。所以,虽然冈岛先生未必是有意为之,但无意中却开创了以故事发展为序编排词语的先河。

四 讨论

(一) 专门的词汇教学是否必要?

《纂要》几乎就是一本专门的词汇教材,那么专门的词汇教学在今天是否还有必要呢?我们认为必要的。国内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尝试,如《汉语词汇教程》(万艺玲,2000),该教材侧重于词汇基础理论知识的介绍和词汇分析能力的培养。不过,学生词汇学习能力的形成,除了需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分析能力外,还需要集中学习一定数量的词汇,因为词汇学习能力的形成正是在词汇学习过程中完成的。《汉语强化教程》之《词汇课本》则正致力于此(陈贤纯 2005)。这些探索是可喜的,但还远不能说完美。我们也需要从《纂要》等历史上的汉语第二语言教材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在充分利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推进汉语词汇教学,让历史服务于现实。

(二) 要不要学习“常言”?何时学习?

《纂要》中的“常言”共144个,而据李红印(2005)统计,《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语”的数量一共285个。要是去掉那些固定格式和语块的话,真正的惯用语、成语的数量合计为54个。还不及《纂要》的一半。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些“常言”多是些惯用语、成语和谚语等等,文化含量很高,简短之中寓意深刻。它们很独特,因为留学生的母语中很少有直接对应成分(只有日语、韩语、越南语等历史上深受中国语言文化影响的语言中有一些),这可以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注意到汉语词汇中的文化内涵,也是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而且,不少外国人之所以选择学习汉语,正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将这些文化含量较高的“常言”教给他们也是一种“投其所好”。

《纂要》的使用者是初学者,而“常言”的学习在时下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基本上是在中高级阶段随文学习的,初级水平是否可行呢?也许有人不同意《纂要》这种初级教材就讲授大量“常言”的做法,认为难度过高。笔者认为可以适当讲授,但要注意不能拔苗助长。最初可以只要求掌握意思就行,因为学一个词不一定就得一开始就完全掌握其意思和用法。开始时将其作为接受性词汇对待,只要听得懂、看得明白就行。至于用法要不要掌握,则要看其是否属于产出性词汇。判断产出性词汇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常常需要说、需要写。如果需要,它自然会常常出现,多次输入后学生也会逐渐明白其用法的。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语”,学生可以先知其音、形、义,用法则需假以时日。

(三) 要不要将词汇按语义网络化排列?

《纂要》按语义编排词语的特色明显。我们认为,这样做使得词语处于一定的语义网络中,有助于学生将同一语义场的词语集中记忆。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编排容易使学生学习时互相干扰。这样做科学与否要看其是不是适合学生的语言水平。若针对较低水平的学生,这样做不太科学。因为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本身词汇量有限,相关的词语辨别能力较弱,对那么多集中出现、语义相近且具有相同汉字(语素)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容易混淆词义,学习起来会很难,分散开来学习好。而当学生的水平达到中级以上,有了一定的词汇积累后进行语义归类学习则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能够帮助学生将分散的词汇连成网络,供输出时择优选,而且这也比较接近人类心理词典的词汇储存方式。

参考文献

- 陈贤纯(2005)强化教学:提高效率之路——《汉语强化教程》的编写与实验,《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李红印(2005)《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收“语”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六角恒广(1998)《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江户时代唐话篇第一卷 唐话纂要》,日本:不二出版社。
- 万艺玲(2000)《汉语词汇教程》,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A Probe into the Vocabulary Choosing and Teaching Ideas of

Tang Hua Zuan Yao

ZHU Yong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Tang Hua Zuan Yao is one kind of Chinese textbooks pressed in Japanese Edo Period (1603-1867). It was written by Okajima, a well-known scholar and translator at that time. A probe into the Vocabulary Choosing and Teaching ideas of Tang Hua Zuan Yao is aimed to discuss its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methods, and its utility for today's Vocabulary teaching in CSL.

Key words: Tang Hua Zuan Yao; Vocabulary Choosing; Vocabulary Teaching